

集部

次之四軍在15 復箋候劃飛寶杂處者魚共以其官清標映世 先台候動止萬福某稍陳參晤辦香玉絕塵埃埋頭無 伏以咫尺朝天西風漸緊恭惟其官需禁望模人物後 欽定四庫全書 剖子 本堂集卷之十 回嵊人朱節判銀物劄 撰

漢問之夜蒸泛緑依紅自歌賦池塘之青草所培益厚 自先日 當蒙於有草草申復尚容面謝 施使令而登嘉則或者有辭是用情告还璧與屬飲 其進可量其非侵其很以非才濫茲初考端出錦覆王 · 責盛意所逮本不當辭第其到此未嘗敢受責害之 儒積芳六琯之中顕步犀仙之上凌青沂紫便合 1弱末由控謝乃辱頌言且拜罷銀之頌以為寒唐 回專官張帥幹招晏割

天と口見かれ 中肅襟展誦自不知其欣快為何如恭惟其官家隆萬 其外矣望五雲樓問越在天表念烟火食人莫能飛 朝猶香知今夜人情之非别潘花共醉看春風城郭之 將厚意其何勤我初筵而甚肅良為多感豈宜固辭陶 某批政雖勞喜借雷霆之銳清談既接重貼月露之 新餘懷所存俟面以罄 以揖停鬱翠竹之標新秋好風忽落雲錦牒前化像 回全閣費割 Į 本堂集

重安世是古書 某惟世之 惟命之承勤此仰酬主書 班其學製雪溪尚逃職敗實籍層霄之屁茲承龍諭力 雙尼而又行風則不停宜益培于所養帝心 原陷召命 石氣壓五侯喬木重陰泉雲天而相接芳蘭發秀凛秋 : 議為且致府繳之嚴乃事末耳記庸鄭重如此謹已 以俱高生賢徳于名門實聖朝之上瑞時乎可仕雖 賀南倅割

九八日三十八三 ·義之宗令茲臨照其知有泰山矣凡百當陸續中陳 谷暖席即其拙而聽除音也其非才試劇凛凛未來道 間精采照照在官決問矣去天尺五康沂之歌易騰其 枝葉徘徊歇歷不競時流挟雙溪八詠之風月分佐 樓肚觀東府尊祭共以其官學問培其本根文章燦其 寫真敬奉名流某用是不敢套賣首乞涵有其飲在揭 相 日之名辦香半生兹者恭審駕言舜星來照鏡水達雲 近不妨詩酒之從容松雪一清己覺塵埃之碎易南 越

本堂集

春意煮海摘山而抑末寧析秋毫誰其建潘义矣弄印 培于萬華比屑恩為戴縣車觀風問俗以為光盡回 諫議之當官處事恰好秤停源流既沒于江河基本復 學兼體用望表經神如忠肅之先實後又有真器識如 通 金片四周全書 恭審肅開閩府仍建處臺天顧東郊暫借經綸之手地 下邑奏行快活係貫令而後也因賀有請 内閣頂增節鉞之光局面仍然與情快甚恭惟其官 賀劉帥良貴性直寶章問無浙東倉割

人へりういう 某兹者恭審麟書記瑞龜等增長一 老甲兵易為鎮服晦箭係畫多見舉行第施正大之實 望龍門而莫近帡幪所及覺與頂之獨寬 規足副登庸之初意其承流何幸養善尤深執掌自勞 鎮女牛之分野民隱胥昭于慈父吏養盡草于嚴師范 為真而何假清班峻直上干奎璧之光躔大纛高牙下 餘刃不妨于遊戲輕裘但見其從客既就熟而駕輕當 壽王大資火輔詞繳割 本堂集 點梅春會天地冲 凹

和之氣十分橘景社園林清勝之游萬里具瞻大老獨 倚修竹而長青亦豈有待以為高即未知何樂可以代 其為激徒重紫宸之眷莫田緑野之歸雖脫洒功名 樂恭惟其官精神雪月根本華萬慶歷之車舉行太平 可待元祐之舟偏重勇退不疑公議嘖其稱賢同列哆 坐領香山之會父老相謹笑看家慶之圖兒孫有 禄無加其身則五福之壽宜歸于德撫孤松而未老 無情于軒見以主盟道,該均為有益于國家既萬鍾

金丘四库全書

巻とす

|決己の事から | 然門陳衮衣之奉其猶不能不與七州四十三縣之花 典史氏仰祈原有某躯律循奏具嚴甲杂天生英儒以 雷竦穹示連吉台候動止萬福某宿齊而後敢奏記于 其伏以孟冬之月生意所根恭惟其官直指風行列城 簡而故誦歌即托于清風倘辱采留不勝榮幸 主盟斯文司命下土雖使華所向虚陽吸陰自我寒燠 其蒙知有厚旅賀宜先政拙而勞超建其東于服日禮 通析東家園致新繳割 本堂康

倪望塵加額為執事者祝其茲審疏渥辰庭詳刑關輔 揚家學展盡素蘊以福天下上顧新 道幸甚人情快哉恭惟其官精神足以强本朝力量足 金にくせいとくている 諸左右善類延頸其聞昔三蘇父子始來京師當世 而弄印滋久其命以禮樂遣公姑為此行 以幹世運文雅足以識治體盡相丹屏紫極問 無 問賢否皆願為之交識其幸從長公将是成 校知天地之以春節蕩載馳與風霜而俱肅世 河之左泉事尤重 れ召還置 振 湖西

及己可重在的 · 戾世道弗競及其殆哉忍戴二天實獲私心敢不益自 信學政古則一考而餘恐負心洗手奉法不敢毫末自 **戬穀輪固有問斯偕凡有指使拱俟下行** 洗濯以仰承係教其下情無任機惨其敬修儷辭以嚴 私重青流之魏天開機幸並得以屬邑小吏受容祭于 堂其鼓带自慶其角東末學竊服師及緒餘仕未能 前為同奏 每欲夤緣進拜老先生堂下因循歲月帥准與機家每欲夤緣進拜老先生堂下因循歲月 之禮溶城奎璧 **跨樂甚某仰瞻上界偓佺環輯** 本堂集

所樂其副羽飛傍九霄館彼符魚惠及千里聞旄倪之 其兹者恭審斗占建亥月記生申十洲三島而來神 不老八該雙溪之上風月無邊慶事鼎新闔郡北觀恭 某官魯衛公子向散帝臣棣鄂煇煌共享和平之 廚淡薄争超寬厚之風惟其官自然不奉處家得 順父母之永年可想幽風喜祝兇觥之酒第處唇 壽趙嚴起娶守起右撰孟 傅水龍吟詞繳割 英其蒙知最深留質敢後與法律簿書

重火口 无人

人で、コラーショ 者次也惟而不翰委曲而不顧坐視縣令之受前烹者 其謂為縣令者惟科有三等不待惟而争先輸以為縣 令計者上也待催而後輸而縣令猶得以應網解之急 而從事及夜靡追依宮商角徵以成章詠歌不足 今而其于斯邑也知所以催上戶而上戶或不之 知所以寬小民而小民及不得寬益板曹使府之 下矣上馬者相信而不言非其所敢望然望其次馬 嵊縣催科劄 本堂集 相

貴也授之以冊寬之以限禮勸以牒呈至于屬牒傳語 多是 四母全書 之勞既慨之忧乃得為下下之令初心謂何其于諸寓 所指手上戶既不盡樂輸未免殃小弱宣得已也悄悄 去猶以為未足獨留終令與二三監緣帖胥栖栖然無 之可展端公專卒銀牌紫袋散星而下空一 今歲且晏矣網觧無所措辨有如帑庫陳積之多腐幹 以廳造至于優遣而畧畧破限與畧不納破者尚多也 不復如壽告分限之稍輕其督責不復如尋常申陳 縣之吏追

其伏以鳳歷闔端日從元起麟垣回媛福與民同野景 僕院掩之無餍何忍不為縣道計為名門計哉茲例呈 賢立百吏于春永陽明用事納犀生于和氣造化無 迫言繁而以為過切祈台照 運之適當宜散聲之交暢恭惟其官才無文武學貫理 欠數嚴飭盛幹 こううべいう , 野紫府以調元暫雅碧幢而出鎮晟華更始川禄 賀劉帥良貴元旦割 頓送納猶受賜也出于下下規模事 本堂集

多玩 四月在書 意輪国散聲騰雖恭惟其官威儀漢節功懋虞刑意在 李不言自受光風之拔拂 某幸忝承流莫選稱壽達來在望但知化日之舒長桃 嘉宜于武裁玩初文之茅站吉不得占領一礼之芝光 平及種無心之陰徳志存利濟散有脚之陽春會此亨 隆泰吉而亨貳契著圖之卜鼎亨以待付曆芝檢之 寶歷開端剛勝柔而為泰繡臺将指道與泰而俱升生 賀家憲元旦割 卷七十 頄

聲和簇律正夏歷之翔元春満算篁布東皇之陽澤昌 たれ口目かれる 日 初文之茅站吉不待占鳳飛一礼之芝泥行将入親某 調元于化地暫別駕于仙山對此三朝宜乎百福象玩 行將入與其承流項項稱壽奉拳雲近達來想見優将 期適應喜色相新恭惟其官宇宙英儒斗山望重惟分 而永日縣裁桃李願言鼓舞于韶風不盡慶言 判肅水霜凛凛之威畫賛寬係暢天地生生之德益 賀三倅元旦割 本堂集

金分四人用台書 密依臨照尤切於瞻雲近蓬萊想見優游而永日縣裁 桃李願言鼓舞于春風不盡賀忧 開昌運胥動歡聲恭惟其官學問滅伊功名韓記事皆 之燕伊涵詩趣清光甚夏屋是依春規又轉蓬菜望近 中節散五風十雨于人間物與為春納萬壑千巖于胸 次覆端之地錫福于天連站之象在初惠成正氣傳相 更而始可知天序之常道吉而亨是為君子之泰有 賀諸縣正旦割

更祈仙日之舒長桃李裁成正賴仁風之披拂 徒求志于隱居亦曰安身而崇德復端之地写佑于天 先天袖整頓乾坤之手心為太極開往來否泰之基豈 人吉亨五福來備恭惟其官家山稷契入世松喬學貫 鳳歷頌新屬青陽之開動鹿裘轉燠暢緑野之逍遙大 いしりまたいう 百六旬而期又從今始萬有千歲之壽益引而伸 賀王大資正旦劄 劉帥劄 本堂集

依憑工詳計其又無踐獲之實以信之涵養之學以容 **妆置門牆轍不自揣激昻思報而則之人多孩而獨善** 所以與人不求備嘉善於不能之意備見于山筆之下 相慶以去某為度惟賴鎮之以泰山限之以鐵壁委曲 亦不復養等祈鑒有其試令雪溪遭進聞府寬大又已 回護而恐其穿于險反復教誨而恐其岐于罪古聖賢 ,吹聲射影何問窥隙者久矣近因一二吏就速投機

金丘

巴、凡全量

某懼凟啖嚴不敢套叙區區元正之賀且以端飭奏箋

|尊慈聞之當側然動心不以簡謾罪其非木非石有寸 たいりしまれたい 張皇茲幸天開日明風止浪息方敢以萬一申上竊惟 · 動于養壁人書皆不得達通州縣之人知之即非飾說 潔申陳上以謝公道下以謝私恩為前日詞訴之交疑 今日乃猶全存則知師門之用力大有造化其久欲蠲 數政來惟尚爲徇馬者善脫一有别刷必至傷敗其于 似之際含沙怪月之徒百十為犀明障絕于路途陰聽 紛紛者僅馬退帖及及者逐免虀粉母觀縣壁記 本堂集

容有春干傍花之趣來将鄉校思泳聖涯將令田己之 丹在成寒而後見豈泓類能寫 金行四周行言 心未信聞命斯騰昔為湖之期一 正席而請實關風化之機盖籍以盟乃屬塵埃之吏 兩溪青叢四山秀典刑嚴雅皆日莫倚竹之標氣象從 |伊淺學而可妄為伏惟學長朝奉暨諸正奏狀元挾 轍自知武易之未然益斯文之所存雖諸老而難 回 刘學職請講剖 展午二月 見賦詩而已議虎皮 望

とこうここ 聖有其黃茶之學 無柱腹書黎霍之生無食內相外 其區區推謝之忧已飭吏櫝兹敢将以手澤賣聽首 空跳之所敢 盛 第偶所選坑抱琴雪溪不諧時調分在 心免陳膚說惟敦學半底是否之有歸好為 相與以網維可無片語雖不我都如非人 已免園疏之鞠謂廣文樂為之闡導亦既三年謂品 謝 判帥舉登陟繳割 五鼓推去 何其重拂 師 登

旁觀見訝其亦莫知其所以也優語以道激烈固非 東騰邑最者紛紛森森而其先被薦墨獎拂衮華不 列遭逢詩書元即以海量約江河以古眼收罍洗浙 難日有憑依惟師慈之終始之其再拜 側忽践蛙奏當為孤寒 本堂集卷七十 取然舍是又無以寫此手草 **噱其此身既班桃李寸梗** 啟唐实大方鐘日

多定匹庫全書

Part line 欽定四庫全書 祈鑒有其山林之痼無時世抵黎霍之雅無食內相 **某區區推謝之私以飭圓櫝茲有餘忱敢以手畢控首** 劄子 本堂集卷之十 人仕觸事面牆敛然自量過者誰顧先生方以程公 謝京尹替户侍託女舉繳割 本堂集 宋 陳著 撰 非

觀者討俗流謂何意圖在復及問周旋造物阻之得邑 藥龍李公龍門收拾天下英俊 所講析頻馬而忘其賣方馬而忘其件凛凛乎亦自分 浙東去光遲三百里而遠而猶以正供奉約東且于左 心原財成數語以上干于師聽蒙賜覽鄭乃 罪斥之必及大化块北春風無私吹上九霄期待 本未曾相離也故得恃以為泰山底柱几有應接 不知今日為 何日此身為何身也感烈之 | 野其青乃屬之其旁 因 力口

金好四月全書

をとけ

とこう!! /!! 嚴中度相安趙清獻之規艷天罷之優隆峻月卿之清 嚴之抱負時來則為劉號由造物之為生繫天下之重 碧幢號令起舊部之風雷言為載敬賀笏交舉恭惟其 其恭審陸華外府晉直西風花緩恩榮新層霄之雨露 官身都元氣心會六經擅韓斗之聲名學見于用充傳 歸尚之情豈筆舌能究 北將受卸捉東即符拯救有方再續朱晦翁之録寬 賀劉帥除太府卿尋除直文華閣劉

其托盟門牆非他人比不敢用套狀首祈涵有其茲者 品采 孺務益沸于歌謡·首利于國家又何間于中 熟的更收活看之功寧頓鋒車仍迁王帳旗蠢愈增于 半難自達于平康二天之有尚私無與真于凌震 需環白式副與瞻某喜聽除音阻陪質獲百里之行方 近帝以東節令之南陽将使改紋未必嗣音之好不如 **超向少留河內弗奪民情蕭何久鎮關中可知上意倚** 賀紹與翠存在除浙東帥參割

郵定匹庫全書

惟其官藍田光價丹穴羽儀道有的傳會關洛諸公之 某恭審朝廷出待望府題與地極清高專美北樓之 湖 恭審疏榮恩陸領議籌惟風月清明留下北樓之好樣 知孔厚竊成又新自於廷松之蹤乃積遭逢之幸其為 こうりゅうとう 躍實倍等倫亞此申賀 搖動溥為東浙之品光上分得賢觀聽動色其受 推名勝增輝東越之山川其在照臨維多慶情 質紹與朱倅洵 割 本堂集 風

斯起治狀之籍隨書能久居乎望達來之雲近固將朝 家宜将其地未及文公营為新東倉 偶言别乘簡在家 其獨正專從彩組交播行碑盡置之臺閣之間以慰彼 也覺蘭檢之香浮其辛苦書生僥愈末第方抱琴而至 東揭胸中鏡以燭藩係出肘後方以蘇民瘼康功之歌 縉紳之望上謂晦新之仕國尤重于時喜有聞孫之承 極文皆實用涵武夷九曲之清視弓治而益工此規模)難行學愛之心及張瑟而調而終寫拙勞之態必居

金江四周生書

巻と十一

之義周人之急仁者有助爱之心然于二者之間難以 火ニションショー 之嘆偶然相值两無奈何當謂以貧為常君子固守窮 其伏以華格織翠駕言訪戴之游金雞琳專骨動厄陳 上者包荒以容德底為下者弱節而無虞思戴仁天若 先到不盡賀意寄諸無言 為道地州縣一家之密脉絡貫通門牆數仍之高夢观 **緊而論願魯公適無米且将乞之不嫌監河候未得** 答趙權巡割 本堂集

勉答空書顧相尼哉竊比生魚之見子豈長貧者知将 雖長物無尚非知我之深鮮不議其為各徒為太息 載教之章深動常餘之念雖莫能解劒而指虞而宜予 騎鶴于揚州 栗而分金然問之帑庾之餘惟四壁立謀諸室家之蓄 雖欲貸而何已以相等于實意斯不愧于古人有來 賀家憲除都官郎中仍舊任改

培非外雪其嚴足以凛冽塵濁水月其明足以照燭幽 立生民之命滔滔者視為何事而況去天尺五根本當 惟浙東實係天下先生以體用一貫之學宗主諸賢之 隱權衛其平足以秤停輕重山岳其鎮足以推壓浮薄 盟紫皇簡知謂世變俗薄官話吏饕所以續本朝之 以福 飛方重列城之攀戀星軺再類具多舊日之觀瞻豈 一道此禮樂六轡之遣不輕屬也通來趣君其

たこううんう

知當為民復留然柄用亦匪朝伊夕耳基恭在門

本堂某

金江四周全世 始為之地其雀躍之私非流俗能喻偷尺狀仰賣質私 弟子列方此聲噪交攻百短畢露二天之覆造化者 其久不修五雲閣战山峻斗明寸快瞻嚮伏拜寶帖謙 不敢用套頌 回錢清鄉宣使割

光燈然何以蒙稱罷喻和顧人夫事仰仍牆不鄙使令

一盛意然高明虚受不敢不以忱控邑民自去年冬初

報食忍饑今又為連雨所損正顧榜徨本縣不敢妄

欠三日司人之子 煩瀆倘蒙領畧百里在春風中矣 少運吉用秋成之後而役之亦盛事此區區之忠不避 望而畏避矣坐是不克仰遵約束其既蒙厚子又有 無服也寫計可緩者雲厦之修造而農事不可不急 可及民萬一官司行移則實反成虚費而百姓亦且 以獻今春事既與田地間皆麥皆麻正恐傷動不 大且冬作正殷亦難于妨農沉潭夫既出錢自顧 答全察使槐柳第二割 本堂集 갓 惟

東望雲閥在九霄上尋常贈望而不可得況有所以命 未直也坐此過蒙台照存順嚴戒跼踏良深其 城而為有力者夜半負而走且聞縣兵見許于會稽猶 其恐海收嚴敢累長叙首祈涵有其昨被實紙不鄙賜 相華兄弟自隔六世各籍異財暑無干涉八縁相華業 無他為相文四一家二百指請命耳既及旬餘忽聞及 何敢不盡力奉承第此事人有難言不容不告相文 喻繼當具公贖繳以尺箋備陳委折于高明之前區區

金定四月全書

大八日前 たいう 素不受人妄獻陂量甚欲聽人盡言于是以小民之 妄取以投大府府司尚久契勘遽以聞聽玉竊知府 荡廢既盡垂涎相文四之粗給饘粥乞取之不足從而 更具申惟七特達放釋容其縱相文四以歌舞盛德懲 界姦穴窺何奪其書減其實尚以過陽春生物之路 生而某之苦口將蒙喜顏色俯從之不暇豈料清平 以戲 爝火助日之心然相文四大情不過如此不得不 為賣自謂委折一達永鑑不惟相文四之家可以更 本堂集 與

某 體承使令實欲以好事助成盛德天日之上不可誣也 金丘正居住書 相文四即是良民有彼相文五相管籍中偿有五斗 公事是者已知深矣區區之懷敢不終白其實以真心 相華等以警戒其虚妄是斥泰山之毫髮而相文四之 而府門左右或以項項利便上累永聽至勞嚴命再 父子妻奴百世恩主也其炷香西望不勝拳拳 介小吏雖未獲聘光符然近人蒙賜以昇級南以 答前人第三劄

70 77 70 70 安之道豈不辱明教負鞭策哉府門基業如山不較 髙 以委曲令某契勘者固欲求是非之的以為去取之 其以流俗之見依阿药循不為名閥究竟分晓是僕 忍奪之 粗 土之多小民得尺寸田地力耕人種則半錢半飯 安得有產業在戶窮極計生取族人之家業投獻在 明 延氣息仁人聞之 可一見而決相華真可誅相文四真可憫台旨所 狀申聞敢之過目将筆住行不以則終敢 本堂集 相文四一家二十口動心與與 判 P

郵定匹库全書 謝其非才學製僥倖兩年三箇月矣未嘗敢生事以邀 勤全壁分輝塵殿動色繼山日困于横逆之來無從狀 某為將師慈敏有屑灣某**伙自**比者 琅函寶墨龍答恩 功行怪事以干譽我職分內之事不敢不力貴勢佔 '産奪學田事蒙宗臺主盟之造已覺小定而今馬為 稍子方元四者優不伏差使軟當案咆哮未及斷問 小忠自獻其俯伏萬罪 上家憲劄

くこうえここ 狀擾害一是奪佔馬氏產私擒馬氏子凌辱體充官于 適錢東嚴之子即幹完春過邑其黨因兜乘載投勢 而逃回益以横其收之图圈鎖之塞下錢郊深憾之 矣錢鄉 縣卒帥幹者乃為稍子所使倚居上幕借助王即 鞠勘吏卒方嚴所以區處其者未測今日之毒積 頭騰訴縣官吏于臺部其因申前的龍應獨置之 打初訴于府追吏卒空一縣且對移徐尉以指使 譯幹董奎在別為虎頭名百家幹掀舞萬 本堂集 有

矣于臺于府撰不根之詞及無理之訟令紛紛至綱解 欲借此事以修然而不自知其為紀綱已壞觀聽便 强幹悍僕詳部好信昔避者今于于美苦伏者令揚 在病行案吏亦只四五輩被追者二而餘皆散亡而專 之首促文移之應酬日不暇給而催吏僅四名就速 悠悠耳獨趙簿 歐窟畫無庭立夜無聽宿其獨手破印咄咄怪事同官 為屋横行于市動以廣捕為名風役之徒鳥驚 惠美人 猶能張吾軍共勞苦全府 别

多定

匹库全建区

Ţ

元老 支撑苟且成月初志謂何知己謂何或謂其當直達之 為當去但令無自去之理而帥府對良亦未必逐使去 事力懷不平而錢又與之合力馬以去某為慶某自 稍子亦鸱張于下如此景象亦難止脚措手若曰架漏 為門牆之辱留則得其所以留而不負民社之寄 不化拙而無他力賜主維使之去則得其所以去而 一牵制 7 一則恐近借 因循則有甚學时者諸貴勢既虎視其旁 一則恐近名如蒙密庸之造於其執 本堂集 山美山

多定 匹犀全書 生處煩劇之任不當屑屑賣聽再四壽之舍切牆又無 其事師門如子事父凡事惟直述其既受異知凛凛 某終身根本在此一節 以告用敢條陳 稱而未嘗敢行怪令偶件貴勢者之三事適并亦知先 '已業投獻于全察史槐卿三帖書屬移文委本縣 及據相文四之東狀并將官籍契勘乃知相華本無 上京尹潜戸侍談友割 Į, 為邑之薛民相華等以族之相文四

次定の事をい 蒙憲一判甚嚴計使 歷陳其不可拒絕之者歷八十日署不見聽及將相文 産業特因乞竟借貸者不厭所欲舉而妄獻之某因書 府乞移文全府仍追斷妄獻人仍將其按罷以謝百姓 留苦楚其只得追究而全府怒不已此得罪于府第 四次男相開二及其孫等私自擒搏前去其逐申聞臺 今全府雖放相開二等而又將相文四長男相開 為邑人張太博家幹者魏彭凌其子縣尉之弱而 判繼之使府則判呈字不復行 本堂集

端經管必欲成其繆計訴詞方紛紛馬度帥坐亦不 且專人 哥北 里馬江河 魏彭又逃寨歸牧全府節使允堅帥坐又帖寨放魏彭 籍其田祖數十石歸縣申府聞使府已特判給榜矣而 主家檳妻而既其子婦其因張尉有詞除坟墓墓屋外 盗侵財物說其主於幹之戶而賜避賦役逃鄉而背 投其魏彭方且與全府幹人王直及詳都祝祐等 判甚明使府亦已為水專人及申計臺而承受懼弗 人追吏索案某堅執而不發其又申臺府蒙憲使

手也及話之則如是帶行人隨使之去且以一割 **決請見又不聽既而縣卒就市拖一人至曰此船** 台過邑方元四之黨以其船攬載挟勢擒去縣雜職 潮縛其船頭雖掠瀕死其差處子傳語不聽委縣尉 擾稍子方元四不伏差使至當廳咆哮因訊問送中 以而行全節使亦非其本意特其幹 **未斷治問忽錢御可則之子見任越之帥幹其宅眷自** こううこう 一得罪于府第者二也一本縣係孔道朝夕有差舟之

去之而未能其因事斷鎖之又申前師編置之自謂稍 虎頭名百家幹依憑掀舞流毒漲禍百里苦之前政 将方元四斷示稍立縣家紀綱豈謂即幹者以福即為 主反訴之府以為本縣打却追逮吏卒空 而後已益因去載錢即有 一付以本府指使而鞠勘吏卒方嚴意以欲逐去縣令 的幹可謂委曲存體而吳潮竟不放回至次日未免 百里吐氣今日之事乃所以修怨不極不止此其得 一幹人 人董奎者居于縣為十 縣且對移

金过四月全書

卷七十

罪于府第者三也今全錢與福邱合以去令為度其于 之帖息綱解頗為之齊整掃去白撰截定預借亦無負 令無自去之理此所謂莫知為計也區區欲之 非木非石如何忍受何職何事如何茍且惟去為是而 去甚輕但恐徒為推抑奉制而不使之快活賦歸吏 教誨扶持之素而一 既空紀網盡發尚何精采可以與起視聽尚何顏面 以親近士民以兩年三個月之功夫豪强奸妄頗為 旦理不勝勢鰌鱓舞而狐狸號

若得元老有聞則百怪自定其欲冒珠申聞又無從可 干胃歧嚴其伏楮戰汗仰丐台察 達或蒙九門之重屑 **卸定匹庫全書** 轉區處全其未至敗缺之身開其尚可奔走之路此事 下立紀綱也縣事雖微關係實大惟公造是依是歸 本堂集卷七十 一轉語非惟為某一身為 一縣為

某辱不鄙以草木臭味相命不復教套語首祈涵有某 欽定四庫全書 一欲班狀道東曲于道直主塵埃因循到今幙天在 劄子 坎縣穿頻以安存知感知自第迁拙不化亦其山林 フランシ 本堂集卷七十 う文龍割 陳著 撰

掣肘富豪姦猾之徒倚聲附勢掀舞簸弄以不納稅頻 事傍理而固有不得志者含沙吠雪無日不為推謝令 得以淺學自見浮雲去留不必問也世遠道散動摇春 新吏相高寫鶩有死于縣令舊楚之下不敢! 宿安得百里地而宣上風化意謂可以行志到則動足 計基所望者正法眼硬脊梁鑒燭扶植于流俗之外或 '顏死故尚馬規模者皆俛首帖耳獲以全去稍自报 則禍機立發其既不敢求勝又不敢求全亦非惟

到定匹库全書

喬戴隱然雲雨變化之神和氣春風行乎永雪嚴凝之 倒 風者皆克葵燕麥桃李亦無幾美安親所謂歲寒松 民徼福心口誦言恭惟其官學問歐曾事功韓范泰山 一將誰屬屑屑禁禁不避該斥或許其可也當陸續傾 與第 坤其泰占氣數于陽生節鉞所臨覺東南之春早吏 賀劉帥冬至劄 一宰相之後大魁嗣馬某不是之望不是之依 本堂集

为民日奉公野

蘇文字之盟士培正氣赴韓范功名之會民望太平肯 運有開與人相作恭惟其官道色宇宙望重縉紳主歐 雲物端呈氣應新陽之復霜臺威振力回生意之春景 将于頂裝亦曰寓言 金としてんという 福祉初九之文元吉有徳者昌十行之語細書從天而 日盍使經綸于帝室暫來管領于仙山屬此踐長夏其 下其承流男邑墻首公堂職不服于鳴琴莫遑超進意厚 賀家憲冬至割

發揮紙上之春雲獨神化冶盤錯胸中之色線宜補家 浮景運有開善類相慶恭惟其官乾之行德復以修身 氣應該灰漢律巧占之最信春融泥軾西郊生意之先 日長被何待獻 承流首宜稱賀慶望蓬菜而雲近為不能飛量繡線而 くこううここう 元吉之文以占道長十行細書之詔函趨公還某叨備 迁駕于蓬萊特暫持于英為屬兹亞歲綏以新期初 賀三倅冬至割 本堂集

觀王君之賦有物筆運出釣聽同南之對集英氣横天 莫追區固有獻被之忧寓言而己 命之申其切備承流正宜修慶吃在無鳴琴之暇趙進 錫乃純礰動以順行喜玩卦辭之吉疇必若采好膺帝 金月四月至言 數實開昌運旨動教聲恭惟其官學者景星道之司命 養將超五更三點之班姑攬萬發千嚴之勝屬茲亞歲 陽來復春回發息之乾坤衆類有宗地占十分之氣 賀陳簽判冬至割 卷七十二

旱時之霖雨却斂神功安身静東之東坤獨觀生意維 紙微露氣象俱新恭惟其官本體學變聞心黃綺翻手 雖線短護輸貢機之忧 鳳某願依善類喜賀昌辰男無飛怒苦乏贻琴之暇才 迎長日至陽初動于黃鐘與造物将春先浮于緑野機 锡美初九之爻元吉爰契上龜十行之詔細書有來銜 地仙島領縉紳之步相門催衣鉢之傳時屬踐長誕宜 てこりランシラ 賀王太資冬至割 本堂集

年風水旱交病小民飯稅不得半飽業日數刻以待 都是 匹犀全重 某恐師嚴凡申狀倒不敢套叙首丐涵有其以窮飲之 時小至有慶大來初九元吉之文但占已易萬有千歲 之壽交詠新聲其何幸蒙知更宜晉賀誰其掣肘莫陪 及而終不能使慈父母之下成遂其仁則有天在也去 餘身分撫字之下脚遭際使天寬大推而行之惟恐弗 下客之稱觞託以寫心謾效古人之煩祿 劉帥乞根耀噪縣割

罪于師門矣比者雖知新昌吳幸以繁亟申上隨蒙恩 坐是菜色鵠形有不忍見者無已則有取債于大家就 料至今接續不去彼咨怨者業謂則去新昌三十里彼 極其亦欲即援以為請然念挨那得去則可免煩賣豈 赴時以羅縣市則所靠者浙西米舟又多厄于斷港鉄 麥攙青療熊次于黃熟者無三之一而比常年尤薄甚 てん フラーニュー 羅于市井而山間大家亦無多蓄有之者因春時價高 口若若殘命友友而不為之告非惟得罪于百姓且得 本堂集

請命 廟堂活青州之衆富公不得而專美也其雖是批縣令 却是老門人斯言上徹外蒙響應某與縣之旄兒炷香 民忽馬再生百里之間 有官米可雅此則有錢亦無雅處安撫自欲救民知縣 一篇加於好強賜撥發使絕雜之市忽馬狼戾垂死之 不問奉上意屋然入詞處無以對未免繳麼仁曾 賀前人除司農如無檢正割 飯必祝先生播此盛徳入居

多定匹库全書

其托根門牆不敢效流俗套叙首丐鑒看其日面層實 天己の事から 一 之學養高明之絕識以中和之利行寬大之本心南陽 慶雲之下年續富敬雖若少疎係教是承則為甚密寫 召入由宰旅而宰天下匪朝伊夕某非佞其阻于職守 正長于都曹根本所關重于九卿之同列紀綱其總實 于三省之通知公朝有光衆聽成竦恭惟其官以淵源 以師慈海涵不以時世姓望末至也沒者恭審韶以農 鄉東浙畿輔常陰蔽帝王帳晏清美九重疇庸一 本堂集

相偶為入官及此試令雪溪古刻地今視他邑為最難 **祈涵有其水寒于水也無炙手心茶甘于齊也無食肉** 其受吏王垣即是何牆弟子列套叙非所以事敢去首 力賜吹敬居中之時加充覆使泛泛陋舟獲登于岸雷 執不化押受優游使星更臨凛凛來日尚賴告新之際 望賀厦熊崔徒增鼓舞無從一造函大禀叙東曲第行 金分正屋台書 仁造之成終也馬介眷知因賀有請人格戰慄 嵊縣考滿謝常帥料割 本と十二

聲勢虎翼在左右薛喧鯨牙其上下連數政多不得善 照其上規模正大不以前細取人户庭坦夷不以深 脱其三年之間凡什者優乃于岳末遭際道 置宗司統 日三下考美造化盤薄獨取之多代者李宣教與宗 有我某因得以迁潤方批其身與百姓相爾汝是月望 こうきこう 其再拜歸倚 也來期在良月上旬去此尚遠未卜位届始而終 洪謝家 馬割

良月上旬其去此尚有兩月岸未及登水未畢渡正是 其無食內相不龜手封三年雪溪級舞于騰風怒濤中 月望書三考美受知如此受恩如此俯仰兩間實未知 雖繁而響答有所假借雖難而曲從是以僥倖至于令 瀕于湖者優美而終于獲免非有維揮可以憑恃也非 所以報代者李與宗喬孔山行簡名 褒薦以完固之攻之者疾而公判以推折之有所干請 有神明可以叫號也先生在上是為二天毀之者交而 之外孫云來期在

凜凜之際師慈尚期終成馬 フララン 其下愚也欲国學而不能豁然以通,弱植也欲力起而 雖曰未登于岸而本來面目拜數仍牆或可期也代者 旁觀或不手以是倍貼曲成之慮今月望僥倖三考矣 知有他私受涵容之多而內省或不及被主張之過而 在函文之問知受既殊踊躍自奮惟恐上孤師造不復 不能卓然以立偶然入仕及此試邑及隸錦覆之下又 嵊縣考滿謝王大資割 本堂集

多定 四库全書 李與宗已交書約良月上旬交蒙如此則去刻之日尚 成期瓜熟騰言歸分辱命楮生辭曰賀我騰遇情之 以納交于君子臨别贈言願安承教 恥荷陳 直之持 高為政不難終三年而劳拙逝将無恐 得萬厦之帡幪問致謝懷反勤慶語斯邑以吾為長所 /與緊警詢再拜終依 回新昌吳幸居佐銀淌考割 回刻周闕賀考滿割 巻七十二 D

人及民 圖将及雪溪之棹花封相近忽 貼雲杂之箋原 臺館之分來劃羅門之下破部意孔厚揆已非宜汗顔 白風清或尋盟于尊酒歌先申覆仰異丙原 甲而拜登鏤心銘而知感山青水緑猶阻謝于琴篇月 近于不情終恐達賜勉當拜辱一日長乎爾有古道以 J. 17 ... /... 如水之交甚真而載酒之約孔厚受則愧于過禮卻則 瓜戍終更旋解雪溪之纜花城黨協劃飛雲朵之簽謂 **嵊淌回縣寮載酒割** 本堂集

赵定 其 相談諸君賀我即以歲寒而為報 割使復以是命禮終諄復 借車比以奉相與之心以圖相長之益如此禀酬更 鋪設舊聞正恐于切磋上無補茲将去官又辱聯程專 困矣而無所知勉矣而無所名比者不我鄙夷較使 、匹庫全書 壽王大資陽月歌繳智 拜學正而次狀 回剣縣學請講劄 既不聽辭勉嗣月望日詣學

其官顏孟學問舉變經綸屯六三之君子然弗如其舍 恭審北村建亥南極騰輝陽三十分生意實根于告月 會至和四五之輝輝鄉祥之榮或分席于林泉或同堂 特立彼富相西洛祁國雖陽元豐十二人謁謁者英之 **愛九二之坐人吉靡亂于中觀伊昔之早休難如公之** 于装野子自適問訊小春之梅益有約歲寒留連花 而詩酒互相資于服日誠難繼于高風茲魯殿以歸存 一萬成國人莫齒于疑年慶集槐潭喜聞楓性恭惟

段之四車全書 人

謹繆升東社勢氏名于卸下其長讀鄉黨一篇續畫聖 京兆星很清切堪與翊扶台便動止萬福某為隸方新 其伏以夏謹仲月氣候歎祭恭惟其官及馬西來尹弘 語形容即以見辨香之意 其風也受知躍然動喜道心淡泊雖不聽歌障之聲順 之莉花相看晚節別獨行于世族斯突過于前修能 令心遠而地偏固安身計願見年高而德劭難釋帝心 通王京尹萬石繳割 老七十二 及己の事心与 · 民家法也其維邦畿四方之本任邦畿之寄者實四方 衣甘食之幸有從問二御從何如則將應之曰宛然孔 以文昌入座之貴彈壓行都吾民父兄子弟忻忻然美 今王宸殿出半夜尺紙以我公歸提寸印而親授之重 人氣象當暑終締絡魚餒而內敗不食靡不飭加之意 紛糾三數再來縣更數易視之若傳舍處之若具文 便伯之表望不尊不足以鎮浮薄識不周不足 本堂集

內勢也其不知其他徒與都人士式歌且舞以爲其作 麾節所臨凋察甦醒三年建業長江帯水岩增而深斯 蹈之私惟主奎者鏡諸其仰惟其官器重則漢之叔度 今朝承明乗腳馬復為王蓮堂王人由尹而相在天 文雅則我朝之庭堅而沉厚端静度越諸子又渡江來 明公其人也諫官御史福思清要已在屬車豹尾間 巴尼台門 在其則又與四海人士同 八長從諸老游凡獵獵以名字行世者願 比綏某幻時從父亲 拜

然書生也試令帝鄉幸不得罪百姓問釣得缺分甘需 幸甚其鳴豫高坐其惟詞大捲偕也奉教係分也敢畧 更事一二長頗知平日無他勝末路奇達獲表章服以 次尋方外盟誰欺上公便發京模一迁百批尸素無補 進憶台慈世是剪弄放其不閒于教誨伊盡布腹心則 風為榮龍門及業湖洄從之不自意令茲逐得以慎底 及己の自己方 一寒委身千百吏後非遭與贈言前驅飛或精越某斐 答謝京尹魯戸侍淵子賀弟觀中省飽割 本堂集

狀元 則一 吾弟則愛俱燒尾于龍門同官為豪乃垂情于烏府樂 受萬感斯禁使干佛經點譜不寒于西蜀佐兄弟居西受萬感斯禁使干佛經點譜不寒于西蜀自注云陳克 弟兄之義如雁斯隨師帥之仁謂烏亦好有如仲氏偶 垂江 四個有電 乃累者情寶紙光燉于星奎金銀龍水于天府再拜 答天府同官賀弟觀中省銀割 帖賣我根聯然以煩而不規非所望于相與 一家氣辦香皆屬于南豐

乃池 人工日本 大井路即 吾道有光斯世增重 賀里人中省割 前甲戌狀元也 先見廬唱五百名中之妙出狀元表蒙齊南先見廬唱五百名中之妙 ?需對極夜武議蛙鳴六十年前之

本堂集卷七十二				金分巴尼全里
- 1	,			巻×十二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本堂集卷七十三至

詳校官庶吉士 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校對官編修 總校官進士 臣 臣 盧 朱

謄 録監生臣

王

明

遂鈴

級內烟阻隨末賀販有其物馳上慶延倘辱笑留幸 欽定四庫全書 沙文四草会与 原 The same distributions 八必昌生 本堂集 紀瑞學而優仕乃不競于蹶 養德基孔厚壽算美涯其幸 日割 末 陳者 撰

是福地黑雲方夜忽逢明月之照臨焦土不皆正賴惠 恭惟其官通才不器英氣所鍾胸次洪深吞覺社者 恭審出而幸邑來不攜家遊秦賢良詞章之源學優而 風之發育公則勞止民共活乎其喜獨居先賀非敢沒 九力量凝定挾土山如毫芒鳴紅十二載之間五的 人舒文靖道德之里吏飾以儒神政日新歌聲雷發 之上盖徑避于從索顧復鎮于男拜惟兹奉川本 通邑军丁既之濟割 次アコ東という 雪洗精神春融言語琵琶洲上已成桃李之陰弩箭江 恭惟軍應著花封視篆東平相家之後有賢子孫南 台照 頭將問竹松之譜天肯容于袖手雲又出而無心重尋 天之下貸扶杖觀化尚圖他日之前趨率代面言仰祈 山古縣之中得慈父母風驅新令雷動歡謡恭惟其官 以年衰而多病阻于歲晚之一寒受壓為氓惟與神 通謝邑军梁南盧觀割

見為之程迂鎮馬鞍之舊挾詩書笥開正化門然而欲 金号口是石雪目 其凄其耄衰厄于悉卧末由執民禮以見乃母由古道 牛空以熟局而頤指揮紋鳴雁落人方快親公所優為 葛之碑不盡賀忱悉留侍面 而來公事雖無終 巧飛而舞文行守善吠而弄法以勉敏而目盤錯刃往 正學規教士在予養士欲明户籍利民式以病民鶩行 通邑長官蒙齊盖磚割 至武城之室惠聲可須尚能草長

大三日日から 茶審視印辰良冬庭晓肅特立長官也適逢亮思之聯飛 年有成萬口交順復播熟局之最盛肯耀碑而來以鐵春 名雅愛回翔深培大用彼娶封之七邑劇者良多惟武 清則生明如水壺之則月皆根本于書史而枝葉其功 同寅和東哉相能牛刀之已武百里之福千載斯縁恭 梁主衣冠養成正氣以玉界尺新版籍刷去皮毛樂田 惟其官坤厚鍾英謙虚盎粹和而中立如雪壁之浮春 同難其尤甚鼓清風而汎掃閉白日而照臨三 本堂集

其聞之喜而起舞不自知其養且憊也然度無從可以 恭審勇退王堂榮還珂里星馬風駕及花柳之方新雲 請見于畫簾不盡下情 能容然身獲受壓何幸偷生于暮鏡使力堪扶杖尚能 纏未瘳煎賀猶阻雖二令尹之賢在上于八十翁之慢 里于寬平安獄市于明忽精神所及觀德已字其悉 無心見粉偷而如舊歸而歸于未老樂莫樂于 與張帥道學士伯淳割

金江巴月十十日

災軍四軍公言 起居之詞詳也又書茶畧不盡願言 恭審禁領花封遊趨瓜戍手中勢易笑談桃李之新陰 西慶極以書先尚容少遅專遣兒輩晉質 書 真不譴其慢兹兒流如杭就戒其晉慶且欲如書為 既深聞聲欲舞第失寄鴻之便逐逢燕賀之忧當亮 上生幾福澤桑麻之舊俗吾儒效白當路盼青某辱 與于潜军即仲洪濟民割 T. 本堂集 725

惟卓魯有古之意寥寥千載非惟下之人情然此道 矣世遠道散政失其序以征賦為第 自火で 人人 化次獄訟征賦末也教化行而獄訟省而征賦在其中 準割翰級賜應語持薦照帖其當謂古之為政光教 服及教化乎春秋之際武城經歌已為堂見至漢 謝家則堂提刑並前應詔特薦書 譽務修實政以妥痰氓察其所施足以任重 舉詞云介特自持疏通無滞不交持該以取虚 赵乂十二 事獄訟猶以 為

次之の事を書 へ 方且訝其失所急特先生味其所苦如嗜昌歌強拾其 自信也彼好事于後者方且笑其非所先督辨于前者 所可能酌彼之所可受約其氣之過扶其習之偏凡所 浮而紛紛也不敢重以抑之恐其室而問問也就此之 奢椒舞譯者沒者犀吠而交嗷馬不敢輕以掉之恐其 僥倖為百里幸竊亦有志馬而所遇之地聲勢震撼豪 上之人所以使之者固不在此也甚雖不才無所謂學 酬酢凡所言語無所不周其心無幾其或應而或可以 本堂集

益堅素志以從先生于歲寒 坡公政事之美者答曰吾從歐公學來然則歐公何當 公也抱古心行古政事其于坡公雖凝非其倫何敢 先生無消揚之助無趨掘之舊六響馳驅不下負弩天 所弃如見古罍洗今日以陞陟舉明日以應韶薦其 政事教坡公哉亦不過意以相求耳先生今日歐陽 心者雖未必民之果應而先生固已可之矣昔有問 望光塵而已知何其深愛何其為也然則其自信 卷七十三 及己の草をいう 樂其有库序之教農者安其有耕桑之業工得以食其 志于斯世而上不獲公卿以握天下治亂之機次不得 使治使知院大資相公先生閣下其謂人生天地間有 抵揮持節以善千里福一道,而猶得為百里军使士者 月吉日門人宣教即陳其謹薰沐再拜裁書于觀 謝王樞密編舉世陟書 舉詞云學有原本政尚蔗强撫字良勞藹有民 木堂果

嘆其煎熬也則謂之易其險激也則謂之難其第 **義之澤不行幸而脱選調問須入則蹙額相告抵掌** 世遠道散相軋以勢而上下之情不通交征以利而 藝商得以通其貨就職分以行吾之素志底乎其可也 某生于山林偶然 刻僥倖終更也則謂之債古之所以為社稷民人 以長子孫之地者視為何物然則終無可為之縣也即 仕報轉數載試令別溪之 知也妄自激昂亦欲無愧于名教 卷七十二 上難易 八計所 白數

聴 舞而交課聲勢方震撼而疾故星火之急符虎狼之事 兵叫號設属于軒簾之前堂星之近殘吏弱卒之纍纍 こうきいい 訟寧過于審而不敢以乗快為能催科寧失之寬而 而非敢驕亢也職之所存亦曰于此而有見馬則可 樓樓破印相撫咄此終日點子其無品光矣先 洗流俗所謂馬所謂難與債者之見而詳健方於 以嚴督求羨學校之設幾成虚設不容不為之 非敢終更也田里之微薄于有力不容不為之桿 本堂集 <u>×</u>

多玩 四庫全書 其今知勉矣昔蘇子瞻謝梅二丈有曰人不可的富貴 者有因其所未能而開其端以誘之者固先生之意也 之所慕望而不可僥倖者也非惟旁觀騰疑雖其亦未 所本榮辱而有限之舉續乃以第一 能信聖賢之教人 不可的貧贱有大賢馬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的能 何心哉拔之于塵埃之底風波之中若曰學馬而有 《有因其所不及而為之語以進之 卷七十三 人使問巷之小民聚觀而對 紙亷其此又天

沙足四東公 胃釣威伏楮戰慄不備其再拜 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歐陽公讀之以為快哉快哉其 小兒爾月伯俗具汤餅因敢會宗族烟遊及客而吾里 温公家法有客則酒三行或五行侑以果菜曰會數而 門人矣他復何慕所以謝知己者此外亦復何言干 非子瞻其倫而先生則令之歐陽公也其今獲為先 動物薄而意厚懿哉此風久不見矣甚今日為新生 吉初彌月招宗族親隣萬飲節 M 本堂集

其在英两别處忽其多雪屋之風節節送雲其至白鷺 州 津來琅涵又在乎珍愈且紛壓拜讀受新舊塊流為 者謂還家日申答而奪于東西馳久而亦漸遺忘舍 背汗高証益上九雪不復舉天執事其氣峻潔于高 惟從簡便無幾共味温公之語非敢曰真率會自其 知者并取生梅青菜酌酒三盃早賜訪不再速不見 答汪文仰淳書 をと十二

輩行留其非不起美人如此惟覺塵埃遊眼望不見也 害當有外人以教我畧此申覆且無一物見梅花意南 錢今却與阿堵物打交道日謀此去猶未遂也是非利 有緣或可奉從容其自去達蘭芷國抵雨花臺下橘韵 風本其文清麗于栖霞壁本是崖丘神仙仍流為如島 私健美私自好舍经云雅典終欲訪江湖收奇觀其倘 有可承鞭策勿外借易申問判內王優清懿令召與 越前坡相俯留既而得缺于無湖秀才于紙帖見姚榆州相俯留既而得缺于無湖秀才于紙帖見

九己日. 門 Ainten

Ū

本堂某

金江巴四人 桂争芳 而麾益謹資蔗影亦華採同前茅原錢不敢不謹陽春 其托盟門牆與他人不同拜狀只用事嚴又禮套俗語 脚殿馳電抹遙遙耿耿竟無及也更分之附每思解 匆忙之際意氣所予教誨所加春人之雨不足喻 不具首乞尊亮其伏自千騎過別獲攀拜于道周隨 與娶守趙侍郎汝恭書 訶書坐冗到今一嚴先生

東之四草合号 團 某情唇者遇之隆有為夾袋助者不敢不追其自到到 濤之後推敗漂荡者多駕輕舟而收拾馬未能盡如意 製于此今已八閱月規模僅定靈弊承流但如舊風怒 **終時行碑拍路謂百姓沃詩書之澤諸邑樂約束之寬** 良多固有待也褒召當旦夕其皆直言即非飲佞某學 極弊大壞之郡聲色不動景象日新雞翹豹尾班虚位 耳所籍雲天遠覆未速曠敗欲望痛賜報谱以玉于成 為儒宗以寬後心應世用天惠寶發起家建牙曾未 本堂集

台グロ 骨者 邑當于祭庭之初留置幕府以城畫當武必有可觀 守信義如泰山避勢利如糞壞自是異禀非碌碌科第 彼亦三五次來見問本邑則有源流問發用則有係理 必不肯攜人書乞薦口某謂此等人不可使之沉理外 易序書冊琴瑟之側葢于平常議論察之狀今日受容 功名人比今于六月間之成適在統臨之下彼意欲在 不妄與人接風問此間之有學問有見識有才具有氣 かとこれ 人馬斯義烏主簿趙炎好先是也其時就見之

大江田屋から **基本知愛絕等求人奉狀豈不欲少見芹獻而山邑更** 第 無他物惟密餌頗見珍于外方報以四十封拜納此亦 用 負異助其身不能從函大将以迁自見所以見趙簿為)某雖甚借越實為忠愛茲因專候起居亦欲專及此 之詳 便與俗吏屬儒不同高明其樂從之勿以人發言可 義其自謂慕中得此等一 内幅 Ę 本堂集 兩人則無事不了而功

金月巴尼白書 真帖展而讀之如服飛雪散毛骨肝腸洒洒其忽變換 某馬京上坐暑甑非病之病良苦好風自西溪來吹 明隣邑有石可為器宜煮茶藥就以兩銚為賣倘蒙先 燕清之 領界真枕武當密餌為以京茶讀過別百遍豈不可 況賜我以住友如史兄者乎是凡面帯雪嶺氣口 居山不以魚監為禮之意邑庠書版獨有刻録頗詳 答上虞陳军事書 助助

沙足四東全島 一 **倅近奉檄道下邑亦有稱美盛豈有築堰事文移或有** 之于其無一事不用情欺之者實仁言也黃東發震村 邑計荒凉不能免孫泰山之皇皇我有恨馬則堂先生 抵牾即然在我者又何观約库課武已結的擬武凡數 眉山文叩之而不窮即之而愈遠宗文所取友端矣第 又難下筆終不于今事學括之敢以密呈其二三問却 百卷賦出云云論出云云策首問乃其亂道盡邑士皆 三邊為請其乃問古則江東十鑑皆隊仗方問今則 本堂集

賢然後用猶見天下之為公世運所關吾道自賀云云 其比領答級道祖之言滿腹如水之盟自與流俗不 致意 之今讀此問不覺神醒而心快會陳買募上望為再三 武中問就借擬處乃其平生所欲言處無其權位以行 即狀恭該拜紫泥詔班金耀門道之将行豈獨知我 擬武與雪溪故實乃主學之軍不政録大手筆問擬 賀盛正卿大除三省樞密院架閉書 同

卷七十三

2		1	1		- Partie		1
火足四草公子							The state of the s
٤							. '
F		1 -					
1				}			
77			l				
5		l					- 1
		İ	1			1	
1		l	•			1	
/3							į
- 1						1	· i
- 1		1				1	Ĵ
*						1	É
本堂集							
朱							
.						:	
							1
1						i	į
1						.,	
						:	
				-		t	
ı						Ì	
+							i
-							1.50
				-			
						447	1.0
1	 	·	! '				CT has been been

鱼与中国人 本堂集卷七十三 卷七十三

天已四月八五 葬則無所謂卒哭練祥禪諸祭也禮齊衰不以弔若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斟酌其宜為之可耳禮久不葬惟主者不易服益禮未 書簡 問禮服仰何不外令不可盡行古禮然不可盡發惟 本堂集卷七十四 答則胡應之春米問喪服書 本堂集 宋 陳者 撰

與哉又季武子寢疾轎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日斯道也 吾七矣士惟公門脫齊衰以此見齊衰有可出當往之 也禮有殯聞逐兄弟之喪雖總以往非兄弟雖隣不往 年之喪雖練不以馬益三年之喪雖小拜後亦不出馬 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事曾子曰我事 所當服而往哭之而非事也擅弓載子張死曾子有 盡朋友之義往哭之非事也由此觀之三年之喪有 此見不當出事也益惟遇緩麻以上親之喪則服其

金月四月日

數密布今世無之故當以生絹代雖慈湖亦然但其家 衰期以下之服以白生絹代總麻之服益總麻古來升 執事于管葬等事外本不當出然今之世往往非三月 世俗多忘不能如古禮便欲以布四脚布襴衫等代齊 外出則以當少易服色本朝自温公宋次道諸老便憂 問與親戚只用細学布為總麻正不必論升數布還是 可出形者以此事權而推之可也有如先正之喪未葬 而葬動是數年如古人有大故則不葬也如何免得出 -本堂集

7. / D.m. /

後墨布衫耳今只得不問未葬從俗楷禪服出外若在 布足兵如執事令欲出見人只得用墨布衫益墨布衫 乃古之禪服今世之人于百日後出謝人便看此服 布裳衣之屬皆可也彼謂用白絹衫則不以白絹 禪易月而從告節節皆有受服今則誰為此多事禪 百 日也卒哭而後練祭綠即 問葬後卒哭之百日也若論古禮葬而後卒哭 可服此惟衰麻在身若營坟地則用白布中白 練而後祭秋大祥而後禪 即

金好 四月全世

為位 某 次已日草心写 題 耳思見如此愧不能盡禮 徒存于手澤尤克茂于身名其受先正知最晚事最深 家庭孝慕痛日月之勿居垃壠古藏感霜露之既降豈 起 之練熟之絹即古者士之古服惟生絹則猶以為凶服 敬其異載聞先正其官計音官守依居堂能于僧舍 雖托根門牆未指放親然知東問即召之賢厚心自 與娶州義爲縣馬通判紙祭裕齊先生文書 **働心喪樓馆到今未涯遙想琴既祥御而不** 本堂集

金分でんる言 言不能盡 自 其静念無樸椒材以助時需無桃李挺以契俗好湯 自 一門風濤之舟忽馬將脫孰使之僥倖哉酌水知源 謂委身相從猶多來日一朝千古此心誰論耿耿 酬而真之更不敢屑城就二令嗣司令書區區哀忧 知根所知固在師牆 嵊縣滿考與王存節 資政子 報寫數語以將雞絮欲望台慈持為白之孔林 也 表 ,iy 食

及己日草合品 一某方坐針炊剱未知所留再見不過髮好六和影 樓交承舊乃天府 其與執事情同骨內語出肺肝相聚二年半又亦為 車 日 揚 如流水其未免告退世道欽嵌心事拍塞未曾吐萬 比自鳳翔千仞 般南指逐于初十五鼓至寓館而行已先 謂以無惭色面駐龍山過熱滿圖再造及聞十 送葛架閣稱僧遭論歸金華書 W 此 到清凉境界拱揖高風黨吾道者 古陳雷不能過也今雅志前酬 本堂集 日 而

克夫有訟不決者待王烈宇宙問自多事不妨 倪士之貧者便唇肅民之機者迎實諫議有喪不舉望 哉好問平泉花竹笑接北山猿鶴當是何日聞盛里旄 在是矣回首紅塵在九萬風底二十四考中書何足云 **《大江洋洋其自流片雲悠悠其無着執事之心之身** 不盡言 三代某知何日獲杖復于雪柏霜松之在左右哉紙 鄉自

我已日奉公司 |有近忽聞黃重白髮歌舞之聲乃獲恭審詔真學士之 其切被春私與家人子弟等不用世俗禮修狀首之鑒 未渠火也 且自休息于所舍候其意氣定本真見當進之風軒月 名門十友惠過眼豁然以醒心充然以醉但來自赤日 其生暑飯中風忽其清望而白衣者持琴邊書來龍以 地掛瀟酒味芳醇以古道相疏瀹就以馬永政美此感 質趙戸書 通 典鄉書 本堂集 .프

金石口 尊任大制聞之寄十、 使京畿有所憑退欲使海道有所畏城可蹴而推 則 聞先生規模寬弘修理精密況喬木之所庇而甘常 陰木占已子何事不辦第同沸之馬未看之基進欲 修而固池可竭而涉也何以沒而深即計病于外 拜感之獨我與王與權亦典 舒而科擾的且之殘生者捷出官吏近日雖畧汰 何以脫兵藉虚于東抽西摘何以實田里令秋 洲地重雖看繍之發人畫錦堂高 鄉郡其為盛事實掩 也 强 前 何

餘懷 久三日·三· 眉菜根之甘也無食內相而達尊分青如暗昌歌羊 春意中拍端肅三復感激可知其山樊之癯也無效颦 為永食養之餘害者尚多此則為先生憂也其爱種種 其近草草具狀申讀嚴聽初十日被罷答書尊光 視茫茫矣雖不能奔走效涓埃之助而竊遇計不自己 于倦倦也未知龜古建牙的用何日當探何晉賀并控 答前人書 本堂集

堂燕香玩凝扶成前親或得從菜廚後列聽新號令親 本無可為泰山喬岳之助此亦當徐調其殘息便重錦 **韵前乃戒某以書到就道若有欲下訪其廷拙者馬某** 金玩四月生書 于議論即是幕府等也其昔者所附在范純父處書梁 今已就則堂群忽于便中發回遂使其廢禮更不敢再 眾人所該其亦不知其然也六纛權鐵環東海之建聞 以世喬木之陰其亦為門牆士聞除命則盡走賀正以 夏病餘衰態百呈出門便增憊是以尺箋先之茲拜

激上呈 飲定四軍全書 其比匆短館并於代票違之拜繼被答詢有光東歸 愈不可涯溪還家因循遅申謝續辦香泰山 天下賀而為先生憂其用批以存平生食粥以首旦暮 而者予缱終若不忍門牆桃李之飄摇春風膏雨之 間恭審升武月般提網地官國方之與東南之力已 不堪命西北之塵正深此何如時難為吾道其為 广侍林書 本堂集 刻弗置

力口 直拱展乃韓王之的裔唐忠介公之畏友其清謹端直 不輕昇倘 像無事之福不然 則 人不妄求人是以甘于徐步竊意先生造化之別分 以通練世務縉紳多知哉者而舉負猶未足益不妄 而鐵者子其憑恃隆知輕有忧白搞賞所檢察趙承 願諸賢戮力宇宙肅清使山林之間漁熊者召皆得 師門惟有薦士此而不言是為不忠于主敢敬 見此人必加賞識固不待羽言之偕越但 在七十八 **妈寧有涼處沉其又是先衆**

改之四重全書 人 憑先生不肯同流合污而不之越不肯辭難就易而不 賜照兹者恭審詔起真儒尹釐京已危急之祭中外所 史之除未及出門獲一參侍自是多病不克偷書當蒙 其私情也有公馬其家居不通貴人書猶于函大難以 其姓氏于灰袋他日成寒此是古柏全在陽和早賜之 其懼實師嚴不敢套叙首祈鑒有其比于先生勇避長 俗情廢而又以薦人饒舌其萬罪萬罪 賀家侍郎尹京書

雲成所遠第恐一馬之沸無中無邊皆是熱處尚徼福 兒戲城具文美精神號令一 聞天府剔繁之區王事孔您之日眾人望之方股栗 解還家山林深密便不知門外事病餘即可自息皆 甘泉烽火第日可清肅也若希庫匱矣倉原弱矣兵 師牆之仁里干胃尊崇 周畿千里泰山其安亦使敵知中國之有人相戒勿 下乃獨慷慨激品間命則拜學力之到氣節之持不 轉移問何患不富强我某

百少日人八十二

たいしりいけんせつ 费朝廷一钱一粒而精甲数萬來勤于闕下追選提進 望之者不知所措手大力量其見獨識也滅此後食不 自去載獲上中消散惟與今季判府朝夕問起居而澒 以家為意氣超騰肝胆呈露洞獠江民聽命效死至不 蟬出兜鍪上也當今京師漂乎器欹宗社危于聚 之初快親義敬聲蓋動天地某亦激烈于中如常 以榜下士託歲寒盟修状不敢用俗套首乞均宥某 與文宋瑞樞密天祥書 本堂集

金只四月百十 敵今方知有令公矣青冥王鉞黃閣紫樞又何足流度 驅車非其脚也但望風霆掃除宇宙肅清某尚能效次 新 某叠雅煅掠之残生未死猶死也然有不能已于言者 今衰病不瘳凡松壑解尹印隨司而歸天上故人海濱 頌中與非止為門墙私賀 間関之招之者雖不遺下體而閉黃伊之書方有味 公之志亦不在是也某自去秋因大熟隨班入內到 奉趙岩起制使孟傳為鄉人 卷七十四 、求免稅書

家無田收大家無租入今冬己比比捐務開春必皆填 奉川台温接境自春到今軍馬之往來之屯駐無 寧帖民之斃于兵刀者枕藉緊累而去者魚貫于道 欠いとのいるとへいから 委溝壑景象至此物本以較本是官府第一急事然雖 弘者又歸之兵之坐而食載而往馬之飽一而壞儿 影迹矣雞犬無鳴吹矣凡春問有種入土幸而秋有栖 干百廬室之焚荡田土之蹂躏窮百里而一日牛年無 仁政未易展布雖有仁心亦將泯黙茲忽聞使所 本堂集

某本欲躬請禀請為庭兵滿近境無路可通翹首師 號是員先生與府判之本心是百里自絕於覆載之中 金石四月在書 與兩府判會議力轉曲成之造特免起催再布春脚 欲奉而行之田里奄奄待盡之凋氓有骨而無髓有皮 而無膜未知何以應追呼供輸納先生以一身為鄉那 欲起催米稅縣宰又惟上命之嚴知而不敢盡言據 心血為字影鄉人之同志能走問道者袖以告敢望 两府判皆 一意愛民此等時節岩不能以買情哀 Į. 수 원 195

飲定四車全里了 某在沸鼎上坐暑甑中不知此身為何身五雲自萬山 在下思神左右 霓為之期則公私皆沛然倘遂衆欲則先生之私 種自時殿後家租戶稅以仰給縣官宣非百姓之願 猶公也兩府判之于公下邑猶私也九天在上 雁離散之餘遺男剌女旋旋孳生廢田荒地稍稍耕 炷香以俟思判 **峇國英應蜚書** TU I 語不誣惟先生其痛惻之某與 本堂集

睃書問矣中間有不已之怨為家人倉忙歸里重貸于 無肯領客者而索償者急故謂之目昧不謂執事是 某伏自己亥春拜太史之鋂隨當修答嗣而彼此皆不 累輩未免再投成及惟仁念不倦馬是望 所聞在聽堂乃猶未也某鄉間一夕優驚未有寧日恐 間飛出換清風到几格煩襟忽其濯也雪溪之事殊快 以行初散出薄産以償而里人方視田產為棄物 與萬靜 一點簿稱僧書

次主日中全書 峰以避埃塩既而又回槐遂于邑之行第長物以付之 自西米過門者必問以起居乃知始馬蓬仙母飛入危 懷益面也是年秋八月随解制幕雖世事實以異而人 山中而風塵無不到者自去年正月将一家二百指分 如曾靈光獨存宣濟人者廣有神物該之耶其本居 雲空水流惟王其德則切火中自不燼也又聞樂局亦 已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安得為某辦此物至春晚某 一歸遂詣自為計矣然多事之時干擾之愧至今拍 本堂集

年五月初間方取累輩歸聚于破屋之下生意恐不可 **聊附半幅相問此外則有夢思耳** 復續來日之可畏又方長一聽造物而已兹因鄰商便 秘笏至于布 緩食自益發瓶至于 颗粒器用自坐卧者 是所居今為過軍通己四壁之中或扎寨或則掠衣自 推虐飢渴颠路之所因残一子死于此一家病于此最 至鍋鉢無 為四五所日走于二百里懸崖峭壁間風雨霜雪之所 一獲免者而亦未至盡填溝壑亦幸也及今 や七十

某自大亂中分科各圖為活竟莫問屏褥問與止今 憂中以仙逝執事方抱罔極之痛天傾地陷生者不得 初十日忽徐親以所賜書來乃知先堂上太夫人于驚 答趙宰培辰書

際雖已水牛两之藏矣道路梗塞無從盡哀弔之禮徒 安其居死者不得寧其歸豈期累及純孝君子之家此 千山萬水間今年五月初方聚集于瀟瀟四壁之下某 有慘怛而已某自去年春初便分家為之四處環走干

欽定四庫全書

Ę

本堂集

臨紙泪落更不他控 聞于鄞城與監宅同居亦釜魚也我輩何日得相會面 想寓弟必震驚尉弟亦尚馬餘生附此拜再三意立可 數交書諸朋舊亦多宿草之感聞南明近有煨燼之慘 去秋亦因奔走逃失一小子于州里外山谷中飢無以 飯病無以樂亦惟聽諸造物如何結束耳胡應之却曾 而衰甚矣家人為風寒暑濕所推迫大小番病無休日 本堂集卷七十四